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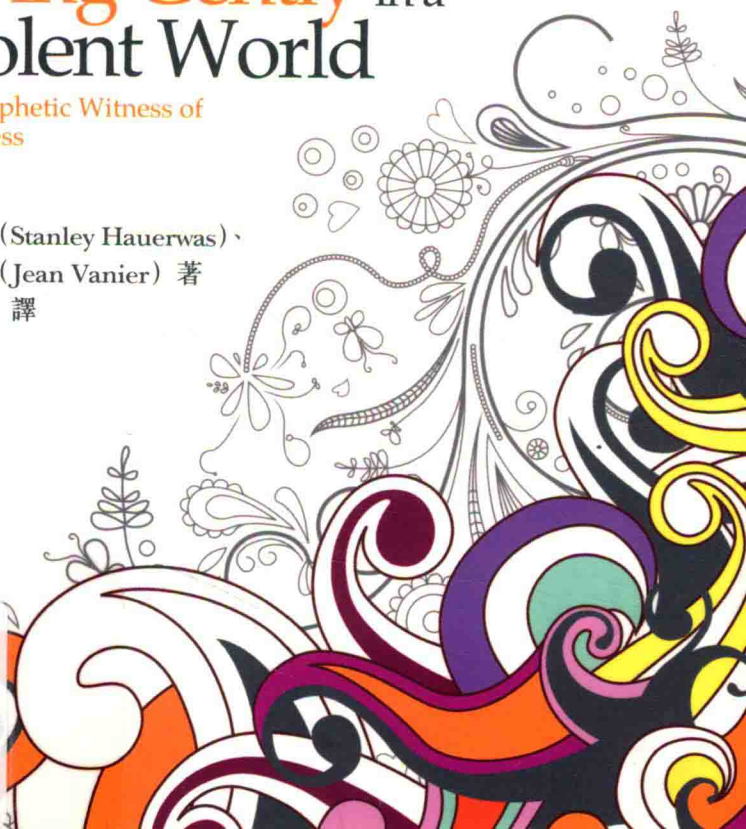
暴力世界中的 的溫柔

軟弱羣體的先知見證

Living Gently in a
Violent World

The Prophetic Witness of
Weakness

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
范尼雲 (Jean Vanier) 著
陳永財 譯



信
念
再
思
叢
書

暴力世界中的 的溫柔

軟弱羣體的先知見證

侯活士、范尼雲 著
陳永財 譯

基道出版社



▼
信念再思叢書

暴力世界中的溫柔

軟弱羣體的先知見證

Living Gently in a Violent World
The Prophetic Witness of Weakness

作者

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
范尼雲 Jean Vanier

譯者

陳永財

責任編輯

江程輝、林諾欣

裝幀設計

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出版／發行

基道出版社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富騰工業中心1011室

LOGOS PUBLISHERS

Unit 1011, Fo Tan Ind. Centre, 26 Au Pui Wan St., Shatin, Hong Kong

電話：(852) 2687-0331 傳真：(852) 2687-0281

網址：http://www.logos.com.hk

承印

海洋印務有限公司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 2012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4/2012 初版

Cat. No. LP931

ISBN: 978-962-457-438-8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InterVarsity Press as

Living Gently in a Violent World

by Stanley Hauerwas and Jean Vanier.

© 2008 by Stanley Hauerwas and Jean Vanier.

Translated and 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InterVarsity Press,

P.O. Box 1400, Downers Grove, IL 60515, USA.

Chinese Edition © 2012 Logos Ministrie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Hong Kong

經文取自《新標點和合本聖經》，香港聖經公會版權所有，承蒙允許使用。

刷次	10	9	8	7	6	5	4	3	2	1
年份	2021	2020	2019	2018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目錄

導 論：在暴力的世界中溫柔地生活	1
斯溫頓	
第一章：方舟團體的脆弱和上帝的友誼	13
范尼雲	
第二章：在陌生的地方尋找上帝：	33
為甚麼方舟團體需要教會	
侯活士	
第三章：耶穌的異象：	49
在受傷的世界中和平地生活	
范尼雲	
第四章：溫柔的政治學	65
侯活士	
結 論：方舟團體作為一個和平運動	87
斯溫頓	
註釋	91

導論

在暴力的世界中溫柔地生活

斯溫頓 (John Swinton)



我對做好事沒有興趣，我只對給羣體一個教會論式視象 (ecclesial vision) 感興趣。我們是弟兄姊妹，耶穌呼召我們從金字塔中走出來，成為一個身體。

范尼雲 (Jean Vanier)

我在進入學術圈子前，擔任了多年的精神科護士，其後又任職精神健康院的院牧 (mental health chaplain)，服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和智障人士。與精神健康行業中的大部分同事不同，我一直都對給人們的狀況作診斷或探究病因不十分感興趣。雖然那時我還年青，但我明白到，診斷和標籤並不能準確地代表人們。事實上，這些解釋可能引致具破壞性的標籤和侮辱性的假設，蹂躪著那些接受這些

解釋的人。令我感興趣的是，有這些生命經驗的人，他們怎樣看世界。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看事物。當我細心聆聽時，世界稱之為「瘋狂」或「殘障」的人，卻變成了一條管道，容許我——也容許任何選擇觀看和聆聽的人——在一個喜歡欺騙的世界中接受一種不同的真理。

在本書第三章，范尼雲告訴我們：「隨著年紀漸長，我發覺自己與那些所謂正常人相處時有困難。我不知道應該跟他們談論甚麼。與殘障人士一起吃晚餐時，我可以鬧著玩，但我也可以看到，我正變得邊緣化。我知道，向更廣闊的世界說話是重要的。但當你發現你正活在兩個世界之中，這並非總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明白他的意思。協調殘障人士的世界和那些不認為自己是殘障的人的世界，這可以是可悲、令人挫敗的，同時卻又是十分喜樂的！但這種相遇帶有轉化我們的友誼、我們的政治和我們的靈性的潛力。

邊緣化 (marginalization) 往往是兩個世界的公民所主要通用的。¹ 不過，如果教會要成為教會，而世界要認出耶穌並得到轉化的話，這兩個世界之間的對話是必須的。認真地看待「殘障的世界」，並藉著細心聆聽那些以不同方式看事物的人，從而容許我們的觀點受到模塑和改變，這就是轉化和盼望的先知性職事；若我們想忠心地生活，我們就需要參與這職事。本書兩位作者的其中一個盼望是，這裏所呈現的文章會幫助讀者變得「奇特的」(odd)，使他們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從而認識到那奇特性對於忠

心的門徒身分所具的先知性質。因此我在這裏提出一個警告：到你讀完這本書時，你的朋友可能開始覺得你有點古怪！

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

我們在西方寓居的社會是一個陌生的地方。我們奇怪地對某些真相（truths）感到自在，而在反思下，這些真相卻是十分刺耳，甚至是令人困擾的。例如：對於得知每天有多達兩萬名兒童死於那些可以預防的疾病，我們似乎感到頗為自在。我們忽略了一個深刻的反諷：我們不斷藉著發動戰爭以尋求和平。我們制訂政策和實踐，以歡迎殘障的人進入我們的羣體，給予他們權利和責任，但同時我們卻又發展不同形式的基因技術，從一開始就要阻止他們進入社會。

范尼雲說法國在未來幾年內不會再有唐氏綜合症（Down syndrome）的兒童出生，因為他們都會被人以墮胎這方式除掉。如果這是事實，我們的社會便有嚴重問題。正如我那位有唐氏綜合症的朋友約翰（John）所說：「這並不令我們感到很受歡迎，不是嗎？」²而他是對的。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在第二章便正確地指出，在西方文化中，對於殘障人士其中一個真正的危險就是憐憫！我們以憐憫的名義，渴望減輕我們眼中的苦難，這很容易引致我們毀滅那些上帝所創造的、而且祂最愛的人。這是多麼的古怪。以墮胎這個方式把殘障的孩子除掉，這究竟是在

減輕誰的「苦難」？我懷疑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在於我們向誰提出這個問題。而我們的社會卻很少花時間詢問殘障人士。這是多麼的古怪。

在天堂用手語？過去幾年，我們中間一些在阿巴甸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參與實踐神學的人，在不同形式的參與性研究之中跟殘障人士合作。這個研究是設計來幫助我們檢視那些與殘障、神學、教會和社會有關的重要課題，並探討與殘障人士好好地一起生活的生命意義。³ 我們的部分工作包括細心聆聽殘障人士的故事。當我們進入「殘障的陌生世界」，學習怎樣聆聽人們與我們分享的那些具轉化力的敘事時，我們的理解、看法、價值觀和期望便改變了。當我們接觸范尼雲和侯活士在這本書的文章時，我們會從聆聽這兩把先知性的聲音中得著幫助。讓我們由安琪拉（Angela）開始吧。

幾年前，我執教一個牧養關顧的課程。那是一個遙距課程——這意味著有些學生在阿巴甸的課室上課，其他的則在英國各地透過電話上課。那次的學生有著不同背景和觀點。其中一個學生是失明的，還有一個學生嚴重失聰並要透過傳譯員說話。一次上課時，人們分享他們不同的屬靈經驗。安琪拉這位失聰的女士開始講述她所發過的一個夢。在這個夢中，她在天堂遇見耶穌。她與耶穌交談了一段時間，她說自己從未經歷過這樣的和平及喜樂。她說：「耶穌與我所期望的完全一樣。而且祂的手語實在了不起！」

對安琪拉來說，天堂的完美不包括她的失聰「得醫治」。而是，在那個地方，那些限制著她現在生命的社會、關係和溝通障礙都不再存在。以前是「殘障」的，現在變成常態；以前引致排擠、焦慮、分離和失去機會的東西，現在變成耶穌與她交往的恰當模式。在我們聆聽安琪拉的故事時，我們的心意便得到更新（羅十二2），而且在耶穌從祂自己居住於殘障的「陌生世界」中向我們說話時，我們便能得自由，以不同的方式看祂。這是多麼的古怪。

重新敘述世界。黛安娜（Dianne）是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年青女士，她也挑戰我們以不同的方式看世界。當有人要求黛安娜描述她怎樣經驗靈性時，她說：「我出生時心裏有個洞。我年幼時，那個洞需要修補，而且我病得很厲害。可能因為這樣，我總感到自己很特別……上帝是我最好的朋友。上帝令我特別，因為我對祂而言是特別的。」⁴

在黛安娜描述自己與上帝的關係之中，最驚人的或許是她怎樣將關於殘障的文化敘述扭轉過來，與很多有關苦難和憐憫的主流觀念相反。例如：對處於她這種景況的人，傳統的神學討論往往集中在神義論（theodicy）上：「善良和慈愛的上帝怎能容許這種殘缺和苦難？」另一方面，我們那自由主義的文化假設則往往堅持：「不容許這些人存在，不是更好和更有同情心嗎？」黛安娜不容許這些立場偽裝為正統；在上帝按她的本相而愛她的這個真理亮光下，她重新敘述了文化和神學的神話，並重新給她的殘障

置上新框架。

黛安娜的殘障沒有喚起關乎上帝是否善良和慈愛的這些問題，反而將她帶到上帝的真正同在中，並表明她為特殊的。社會往往以負面的方式使用**特殊**（special）這個詞語（「特殊需要」、「特殊教育」），但黛安娜卻將它置於愛的框架中。辨識到個人的特殊性，是通往與上帝建立友誼的大門。這個世界往往忘記我們是誰，並以標籤、定型、模仿和虛假假設的複雜網絡來囚禁我們；在這個世界中，這特殊性提出一個激進的政治宣言。黛安娜溫柔地描述她對神聖的辨識，她在其中揭示出一種政治，是與世界的政治形成強烈對比的——正如我們會在第四章所看到的，這種政治模式是上帝將臨的國度的本質。

黛安娜和安琪拉的故事將本書的一些主要元素連結起來。她們的故事揭露了我們很多對殘障所作的文化性和神學性假設是多麼的古怪，它們亦深刻地與侯活士和范尼雲在接著的幾篇文章所提出的思想呼應。兩位作者都留意到黛安娜所強調那些在文化上的不和諧，兩位（以不同方式）都給予我們新的模式，以構建和進入殘障的陌生世界。事實上，當我們聆聽安琪拉、黛安娜、侯活士和范尼雲的聲音時，我們便能清楚看到，陌生的不是殘障的世界，而是「外面」那個我們敢於稱為正常的世界。原來殘障的世界是上帝選擇寓居的地方。

這本書怎樣誕生

這本書的文章源自一個獨特的會議，此會議是由阿巴甸大學的靈性、健康和殘障中心（Centre for Spirituality, Health and Disability；www.abdn.ac.uk/cshad）所主辦的。二〇〇六年，我們邀請侯活士和范尼雲來蘇格蘭逗留兩天，討論和思想關於殘障與神學的一些重要議題。他們以前從未見過面，雖然侯活士多次在寫作中提到范尼雲的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方舟團體（L'Arche communities）的意義。或許這件事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面，是這兩位先生互相獻出友誼的禮物，給對方增添光輝，而且我相信這友誼會延續到永遠。

侯活士和范尼雲花了讓人著迷的兩天，圍繞殘障這個主題，特別是圍繞「方舟團體對教會有甚麼話說？」這個問題，公開地和私下地分享了他們的思想、喜樂和關注。我們都感到教會正處於危機之中，需要由不冷不熱轉為忠心，需要由與上帝及彼此間的疏遠，轉為與上帝及彼此間建立的友誼。事實上，如果教會真的渴望向世界活出它的使命，並榮耀那位本身就是愛的上帝，那麼，對這個需要的處理就是十分重要的。他們溫柔的對話開始梳理出教會景況所帶出的含義，也開始思想就著上帝的本性和忠心的門徒身分，殘障可以告訴我們甚麼。

范尼雲和侯活士都指出，要榮耀這樣的上帝，我們便要辨識出福音基本的原則，那就是最軟弱和最不體面的人是教會所不可或缺的（林前十二 22）。不過，正如范尼雲

在第三章說：「我從未見過任何關於教會論的書籍，是以這句話開始的！有誰相信這句話呢？」但范尼雲和侯活士相信它。這本書是一個嘗試，幫助我們也開始也這樣作。

為甚麼是方舟團體？

範式轉移 (paradigm shift) 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其需要範例 (exemplars) —— 那些可以示範新範式的人或團體，他們挑戰我們的前設，吸引我們相信那新範式實際上是可能的。⁵ 方舟團體就是這樣的範例。范尼雲在一九六四年創辦方舟團體。開始時，他只是與兩個嚴重智障的人一起生活。自從那時開始，方舟團體就以其基本精神 —— 「一起生活」而不是「為人做事」—— 而成為了一個國際網絡，在其中智障的人與沒有這種人生經驗的人一起生活。他們不是作為照顧者和受照顧者的身分來一起生活，卻只是作為伙伴，彼此關顧和分享所需。方舟團體提供一個獨一無二的包容模式，是以深邃的天主教靈性和神學為基礎的。方舟團體真的奇特 —— 它拒絕做那些社會認為它應該做的事情。

方舟團體作為記號和聖禮。 這樣拒絕遵從社會規範，令侯活士視方舟團體為有力的羣體範例，此羣體乃是指上帝所給予我們以作為我們救贖標記的羣體：教會。侯活士視方舟團體為那實在的見證 —— 基督教的故事既是真實的又是可以活出來的。對侯活士來說，「如果沒有見證，也就是若沒有一些人以實踐來顯示，他們對以一種獨特的

方式來建構整體予以委身式的認同，基督教便是不可理解的」。⁶ 基督教遠遠不單是一個觀念，他說：「相反，它是一個有形體的信仰，它必須讓人看到才能夠令人相信。」⁷

正如教會蒙召所要展示的那樣，方舟團體藉著顯示若福音是真實的，羣體便會是怎樣的，從而顯示出基督教是真實的。與學習道德原則不同，跟隨耶穌要求內心的改變。「基督徒羣體關係的核心內容，就是如果我們要充分地看到〔它的〕認信的真理，我們的自我便要被轉化。」⁸ 方舟團體是盼望和新的可能性的一個記號；但最重要的是，它是一個福音真理的標記；它是活著的明證，證明基督教所盛載的故事並不是幻想，也不是一系列抽象的原則，而是真正和真實的，並且是清楚地被展現出來的。當我們這樣看方舟團體時，我們便開始看到，「方舟團體對教會有甚麼意義？」這個問題的含義，怎樣遠超過這個觀念：殘障神學（disability theology）是「專家的興趣」。這個問題實際上是福音的核心。

不大可能的盟友？驟眼看來，范尼雲和侯活士似乎不大可能成為盟友。侯活士（在二〇〇一年獲《時代週刊》〔*Time magazine*〕選為美國最佳神學家）是身經百戰的學者，他自然傾向運用他磨練得很好的智性技巧來為智障的人辯護。正如他在第四章所說，他視自己為「代表方舟團體的戰士，與那些威脅要消滅這些溫柔團體的政治爭戰」。在某個層面，他與范尼雲和方舟團體的溫柔形成強烈的對比。他說：「當我看見一個要被打敗的敵人時，他

〔范尼雲〕卻看見一個需要醫治的傷口。這是一個深刻的分別。」

不過，范尼雲也同樣是一位戰士。在方舟團體成形期間，他打了很多硬仗。⁹他是溫柔的，但正如我們將會看到的，他也有施行暴力的能力，因為和我們所有人一樣，他也帶著由自己的孤獨(loneliness)所造成的深深的傷口。但和我們很多人不同，他學懂視他的敵人為上帝所愛的受傷者。雖然溫柔並不容易出現，也不會自然地出現，但在他容許那些與嚴重殘障的人一起時所得的經驗來模塑自己的假設和行為時，他便學懂溫柔。

溫柔是上帝國必不可少的向度(太十一 28~30)，但溫柔是需通過學習而得的技巧，需要努力，也要求耐性、緩慢和充足的時間。¹⁰這種努力表示我們需要成為「時間的朋友」，成為耐心的人，明白「我們有所有時間，讓我們做那些必須完成的事」。時間的這種朋友尋求養成一種慢下來的耐性，並尋求明白我們的生命不是我們自己的創造，而且那位以美麗充滿宇宙，並創造我們所有人的上帝(詩二十二 9~10)，總會找到時間與我們一起，與我們坐在一起，推動我們在歷史中去到一個我們可以稱之為屬於自己的地方。

當我們承認在看到創造和我們自己生命的恩賜/禮物(gift)時，我們便有自由以不同的方式生活。好像黛安娜和安琪拉，我們有自由根據耶穌的啟示和方舟團體那充滿盼望的同在，而重新敘述自己的生命。換句話說，我們

有自由去愛。我們有自由以聖潔的親吻彼此問候（羅十六16），並正如皮珀（Josef Pieper）所說，有自由彼此給予對方愛的言語：「你存在是好的；你在這世上是好的。」¹¹ 這本書的文章為我們所有人帶來一個開始，讓我們可以這樣做。我們將這些文章當為帶來具轉化作用的恩賜/禮物而獻給你，並祈求它們會帶給你很多祝福。

第一章

方舟團體的脆弱和上帝的友誼

范尼雲



我已經與殘障人士一起生活了四十二年。那是美好的時光。很多人來到方舟團體時，都正處於被排擠而感到憤怒，或者自我封閉在抑鬱中——他們迫切地渴求真正的關係。很多人來到我們的團體，與殘障人士一起生活，他們都受到這些關係所轉化。不過，聖公宗神學家福特（David Ford）曾經告訴我們：「在方舟團體之中，你們有很好的靈性，但如果你們沒有好的神學，這靈性便會消失。」因此，我很高興有這個與侯活士對話的機會。我肯定這次對話會幫助我與眾多方舟團體的人，一起增強我們的神學基礎。

在開始時，我想說一些關於知道和不知道的話。我很喜歡約翰福音二章，這一章經文講述到耶穌帶同門徒一起參加一個婚宴。那是一個讓人歡慶和放鬆的美好時刻；也